

阿富汗鸦片种植及毒品问题现状

杨 恕 张雪宁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供应国。2010年鸦片种植量较2009年没有变化,但产量大幅降低,鸦片的市场价格则增长很快。阿富汗南部和西部是鸦片种植量最大的地区,也是塔利班和一些极端、恐怖组织最活跃、安全状况最弱的地方。阿富汗毒品问题受极端组织、腐败和部族势力的多重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解决,仍将是阿富汗重建的重要障碍,并将继续给国际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加强国际合作是目前最有效的禁毒措施。

关键词: 阿富汗; 鸦片种植; 毒品问题; 恐怖组织

中图分类号: DF626/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11)03-0001-07

1998年,联合国大会召开特别会议,把截止2008年消除或明显减少毒品的生产与使用量定为主要工作目标之一。多年以来,在联合国及其成员国的努力下,全球禁毒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鸦片和可卡因的供给量在2008年以来有所下降,发达国家的海洛因和可卡因市场相对稳定。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UNODC)的报告(*World Drug Report 2010*)统计,从2007到2009年,全球的鸦片种植面积下降了23%,总量为181400公顷,鸦片产量从8890吨下降到7754吨,下降了13%;可卡因的种植面积下降了13%,预计产量从2007年的1024吨下降到了2008年的865吨,减少了16%^①。由于产地比较分散,大麻和安非他命类毒品的市场状况很难准确把握,但均有所下降。尽管如此,毒品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一大威胁,而第三世界的近况最令人担忧。海洛因在东非的消费量猛增,可卡因在非洲西部和南美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中东和东南亚人工合成毒品的产量和销量都很高。使用安非他命类毒品的全球人数很可能已超过鸦片和可卡因使用者的总数。据联合国估计,2009年世界毒品销售的收入超过了4000亿美元。

海洛因是世界范围内消费最广的一种毒品,由鸦片加工而成。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类毒品生产和供应国,约占世界总量的92%,已成为世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据联合国的资料,全世界每年因阿富汗鸦片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10万,

在北约国家,每年因过量吸食海洛因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000,这是北约军队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阵亡人数的5倍多。俄罗斯每年有三四万人死于毒品,而毒品大部分源于阿富汗^[1]。几个简单而惊人的数字说明,阿富汗毒品引起的灾难已远远超出其边界,给欧洲、中亚、甚至北美和非洲一些国家的禁毒工作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挑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

尽管阿富汗法律规定毒品生产、吸食和贩运是违法的,但自2001年塔利班政权倒台以来,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大规模增加。在失去政权以后,塔利班转而支持鸦片种植,它解释说,种植鸦片是允许的,因为需要它的是不信教的人,而不是与其同教的穆斯林。在鸦片种植区,与其他农作物相比,鸦片是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当地农业经济。阿富汗南部和西部是塔利班势力强盛的地区,政府控制力最弱,国际力量也难以发挥作用。近几年,塔利班势力在这一地区介入鸦片种植、鸦片生产和毒品交易等活动,使阿富汗的毒品问题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地域特点,即主要鸦片种植区与塔利班控制地带基本重叠。

毒品问题是阿富汗重建的一大障碍,它让阿富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畸形发展、政府权威被削弱、腐败问题更加严峻。为此,国际社会与阿富汗政府做出了多种努力,希望能消减其影响。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阿富汗的重建,

收稿日期: 2011-01-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的中亚战略及对策研究”(06JZD0012)

作者简介: 杨恕(1947—),男,河北清河人,教授,从事中亚及地缘政治研究。

^①参见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wdr/WDR_2010_lo-res.pdf。以下引用数据除特别注明均来自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网站(www.unodc.org)各年发布的报告。

而且阿富汗毒品已进入了中国,对阿富汗毒品问题,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阿富汗毒品的基本情况

(一) 鸦片种植概况

20世纪90年代,全球的鸦片生产重心逐渐从东南亚转移到了阿富汗。1994年到2003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在54000公顷至91000公顷之间波动^[2],2000年6月,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以鸦片有背伊斯兰教义为由禁止了鸦片的种植。2001年,鸦片面积急剧下降到8000公顷。然而随着反恐战争开始,塔利班垮台并支持鸦片种植,阿富汗新政府管控能力低下,鸦片种植业重新繁荣起来。很快,阿富汗的鸦片供应量满足了世界市场的需求。现在世界上90%以上的鸦片来自阿富汗。这期间,2005年的禁毒形势最好,有鸦片种植的省份减少了7个,种植面积和鸦片产量都大幅降低,参与鸦片生产的人数也从230万减少到了200万。但这些成绩非常脆弱,很容易逆转。2006年的鸦片种植量以59%的增长率飙升,把前一年令人喜悦的情况完全改变了。

2007年继续增长,阿富汗成为世界上毒品生产的头号国家,鸦片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种植面积比2006年增长了17%,为193000公顷,又因为天气状况良好,当年的收成很可观,鸦片产量达到8200吨,比2006年多出34%。2008年,阿富汗鸦片产量开始回落,除禁毒措施之外,当年旱灾是鸦片产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2009—2010年,鸦片的种植面积没有明显变化,但2010年鸦片产量减少了48%,这主要是由于真菌引起的病害。

2010年,阿鸦片总种植面积保持在123000公顷上下,与2009年持平,无鸦片省份仍然是20个,没有增加。但从鸦片种植的分布地区情况来看,发生了较大变化。全国98%的鸦片种植仍然集中在南部和西部地区,但几个主要种植省的种植量减少了,包括乌鲁兹甘、扎布尔、戴孔迪、巴德吉斯和赫拉特,而坎大哈、法拉和尼姆鲁兹的量则增加了。北部地区所有省份都无鸦片种植,过去这里也种过,巴尔赫在2005和2006年还是种植大省,种植量分别为10837公顷和7232公顷,后来在法律控制和禁毒行动打击下,该地区逐渐达到无鸦片(一个省的鸦片种植面积少于100公顷时,被认定为无鸦片省)的标准。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扎布尔和库纳尔省仍有少量种植,库纳尔少到154公顷。楠格哈尔的种植水平很不稳定,2004年种了28213公顷,第二年急剧下降到1093公顷,2006年又增长到4872公

顷,2007年增长到18739公顷,2008年首次成为无鸦片种植省,2009年又失去了这一地位,2010年种植面积恢复增长达到719公顷。它过去曾是种植大省,虽然2010年与2009年相比增长了145%,但种植面积还是较少的。巴达赫尚是东北地区惟一有鸦片种植的省份,昆都士和塔哈尔分别从2007年和2008年成为无鸦片省,与南方省份比较,巴达赫尚的种植量不多,但比2009年增长了97%。南部和西部地区的种植量占全国的98%,其中82%出自南部地区,赫尔曼德是种植面积最大的省,虽然比2009年减少了4788公顷(7%),但其种植量占全国的53%,是第二大种植省坎大哈的三倍有余。坎大哈的种植量在2010年大幅增长,从2009年的19811公顷上升到了25835公顷。西部的法拉、巴德吉斯和尼姆鲁兹是主要种植鸦片的省份,法拉则是整个地区种的最多的省,占该地区的70%。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2007年阿富汗鸦片调查》中指出,鸦片种植把阿富汗一分为二,中部和北部地区基本清除了鸦片,巴尔赫是最突出的例子,2006年种了7200公顷,2007年种植面积为零;而此时南部和西部地区的种植面积已占到全国的70%。这一现象从2007年出现,到2010年仍无改变。南部和西部地区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政府控制力弱,塔利班实际控制着大部分地区,国际社会的禁毒活动受到限制,使鸦片种植水平居高不下。

(二) 2010年产量和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

与2009年相比,2010年鸦片的预计产量下降了将近一半(48%),是2003年以来最低的。鸦片种植量与鸦片产量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2005年鸦片种植面积比2004年减少了27000公顷(21%),而每公顷鸦片的产量则从32公斤上升到了39公斤,鸦片总产量则只下降了2.4%;2009年鸦片种植面积比前一年减少了22%,而产量只降低了10%。两者之间的这种不同步是由天气状况、种植区的土地和灌溉条件不同造成的。2010年鸦片的平均产量每公顷为29.2公斤,与鸦片的预计产量一样也下降了48%。这主要是因为作物生长后期感染了枯萎病,生病的幼苗叶子逐渐发黄、下垂,以至完全干枯,最后秸梗和根的上部也腐烂了。此外,种植密度低也是原因之一。尽管产量降低,但83%还是出自南部地区。赫尔曼德受灾较严重,产量下降很大,不过仍占总产量的53%。在阿富汗,农作物受灾是较常见的事,因此霜冻、病害等因素在毁坏鸦片上有时反倒比人为力量更有效。

2010年,收获季节干鸦片的平均收购价是每公

斤169美元, 这比2009年的64美元增长了164%, 鸦片的主要产区由于受灾大量减产, 市场中的鸦片价格受之影响而飙升。鸦片价格继2005—2009年稳步下跌后(这与化学合成毒品的使用量激增有很大关系, 如二乙酰基吗啡液态提取物等), 于2010年开始大幅上升, 达到曾在2004年底观测到的水平。当年, 鸦片作物同样遭受了疫病的严重影响。据估计,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 鸦片的价格走势必然显示市场供给与价格的关系。基于鸦片产量和价格计算, 2010年总的鸦片收购金额为60400万美元, 比2009年增长了38%, 占GDP总值的5%(2009年占4%)。农民从每公顷鸦片中的毛收入增长了36%, 达到4900美元, 这改变了自2007年以来的衰退趋势, 而同期的小麦单位面积收入滑落到770美元/公顷。值得担忧的是, 如今的高价格可能成为一个鼓励农民种植鸦片的因素。2009年, 对农民停止种植鸦片的动机所做的调查表明, 低价格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不种鸦片的主要原因之一。现阶段高昂的鸦片价格和低廉的小麦价格相结合, 有可能导致农民回归鸦片种植业。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执行官尤里·费多托夫说:“鸦片产量减少是个好消息, 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市场有可能再一次诱惑种植鸦片的农民,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并进行调节。”^[3]

二、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影响因素

阿富汗毒品问题早已成为影响国际社会的一个跨国问题, 从种植到加工再到贩运、出售、消费, 各个环节都能直接或间接地牵动其他国家。从阿富汗国内考虑, 毒品问题不仅表现为种植量大、产量高, 它还与极端活动、政府腐败和部族主义等相互关联, 严重影响了阿富汗的安全和政治管理。从2003年起, 阿富汗治安事件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南部和西南各省, 2006年伴随着鸦片种植面积的增加, 这类事件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 2010年仍然有增无减。

(一) 毒品与极端主义势力

近几年, 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集中在西南地区, 那里是政府控制力最弱的地方。赫尔曼德、坎大哈、乌鲁兹甘、戴孔迪和扎布尔五个南部省份及法拉、巴德吉斯和尼姆鲁兹三个西部省份的总种植量占全国的98%。这些省被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称为最不安全的地区, 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几乎无法进入。在西部地区, 反政府力量和毒品交易者非常活跃, 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非常出名, 南部各省则受反政府力量控制。东部的楠格哈尔和中部的喀布尔也表现出安全缺失和鸦片种植密切相关的特点。阿富汗南部和

西部的不稳定与鸦片种植密切相关, 反过来, 毒品问题又加重了局势的不稳定。过去, 在苏联控制阿富汗时期, 穆斯林游击队靠鸦片获得资金, 1979年阿富汗每年的鸦片产量还在200~400吨之间波动, 在苏联军队撤出前夕则已增长到1000~1500吨^[4]。商队用汽车从巴基斯坦运来武器, 这些武器是由美国人提供的, 用于反抗苏联军队。而这些商队从阿富汗返回时却满载着鸦片, 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实验室内进行加工, 从出售海洛因中获得的钱财则用来资助在阿富汗、印度和克什米尔进行的武装活动。后来, 穆斯林圣战者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战争, 毒品收益也成为其重要的经费来源。1995—2000年, 塔利班政权尽管采取了禁毒政策, 但却通过征税每年从中获利约7500万至1亿美元^[5]。塔利班政权垮台后, 毒品贸易成为各地军阀的资金源。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和巴阿边界地区重组后, 开始继续向农民强制征税, 税金主要来源于鸦片种植。有证据表明, 阿富汗的鸦片出口中, 制成品所占的份额明显增加, 出口的生鸦片由原来占总量的3/4减少到了2/3。这样, 塔利班就可以从这些价值有所增高的制成品和其他与毒品有关的活动(如加工、运输和进口化学前体)中征收更高额的税金, 他们与犯罪团伙勾结牟取暴利, 在阿富汗已经形成了毒品卡特尔。2005年以来, 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量急剧增长。相应地, 安全事件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毒品、犯罪和极端势力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并且向邻国外溢, 尤其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亚国家。另外, 塔利班和其他与“基地”组织有关的组织从巴基斯坦的鸦片市场上也获利不少, 那里的鸦片市场总额为10亿美元, 这使阿富汗鸦片对国际社会的威胁更加严重了。

全球鸦片市场每年的贸易额为650亿美元。塔利班每年从种植鸦片的农民和毒品交易商身上可以聚拢12500万美元。阿富汗的塔利班在毒品交易的各个环节以不同的机制获利。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 他们征收农业税, 也从毒品贩运和贸易中取得税金, 2005年以来, 这在阿富汗南部和西部已经被机制化。据估计, 2005—2008年, 塔利班在这些活动中获利总额从35000万美元增长到650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从化学前体和加工设备的进口中征收的税。征收的钱可以用来雇佣士兵、购买武器、支付保护费, 是塔利班主要的资金来源。禁毒行动中逮捕的塔利班作战分子说, 毒资为他们提供了大部分行动基金, 他们的薪酬、作战武器、食物、炸药和燃料都依靠这类收入。塔利班招募作战者的方式类似于雇佣制。据北约官员估算, 签约的士兵每月工资

约150美元,而阿富汗的人均年收入是500美元,警察每月工资为120美元。各地区根据作战次数支付给士兵的工资不同。例如,赫尔曼德省的一个二级指挥官控制着20个作战者,每月就需5000美元用于支付工资和相应的供给^[5]。除了鸦片,塔利班还对各种农作物和交易活动征税。虽然鸦片是获利最高的,但大麻也能为其提供部分活动基金。除了塔利班之外,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基地”组织及与这些组织有关的一些恐怖组织如塔巴组织也从毒品贸易中获得资金。尽管吸食毒品是违背伊斯兰教义的,但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塔利班宗教领袖无法抗拒鸦片贸易中的巨额收入。驻扎在阿富汗南部的美军和阿富汗官员称,阿富汗塔利班如今已经变质,他们逐利甚于圣战,更像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不再为真主而战,而是为美元而战,开始从收取保护费转向直接参与毒品走私和提炼海洛因^[6]。

有分析家认为,“基地”组织与阿富汗鸦片贸易的直接联系似乎不多,他们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从事毒品活动是违背教义的,同时也考虑到毒品贩运有可能暴露其核心组织的行踪。在阿富汗,“基地”组织没有占领任何土地,不能征收税金,但是在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其成员参与了低水平的毒品和武器走私。2001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开展联合行动,发现了以白沙瓦为据点贩运海洛因的一个国际网络,并确认了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洗钱罪犯。伊斯兰党(Hizb-i Islami即Party of Islam,是苏联控制阿富汗时期最激进的反苏武装组织之一)分裂后,古尔布丁·希克马第亚尔领导的一支武装在阿富汗中部的库纳尔、奴里斯坦和拉赫曼省活动,在其家乡昆都士和西部的塔哈尔省也有他的支持者。他领导的伊斯兰党在这些地方非法征税、参与毒品加工而获得巨额资金。一些专家认为,古尔布丁·希克马第亚尔是惟一有党派基础且系统参与毒品活动的穆斯林圣战者,其他人都仅限于贩卖生鸦片,而他却为毒品加工投资,还与巴基斯坦海洛因组织建立联系^[7]。哈卡尼是另一个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联系密切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北瓦济里斯坦建立了多处训练营,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除了从“基地”组织获得资金支持,哈卡尼也加入跨边界的贸易,从保护鸦片或大麻的运输而获利。

(二) 毒品贸易与腐败问题

由于毒品问题,阿富汗政府专门成立了禁毒部,但腐败大大降低了它的效能,而且,政府官员参与毒品交易已是公开的秘密。

腐败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来讲都是可怕的灾害,它从内部侵蚀国家机构,毁灭良知和信仰,破坏国家管理。根据联合国对世界180个国家所做的腐败指数分析,阿富汗排在179位。2009年有超过一半的阿富汗人送过贿赂,总额25亿美元。有阿富汗独立评论家认为,约25%的议员参与了毒品生产^[8]。2009年底,总检察长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涉嫌受贿的“黑名单”,包括外交部长、内务部长、经济部长和总统顾问,以及6名省长和15名前部长,他们组织参与了非法经济^[9]。而毒品是非法经济的主要内容之一。2007年9月,《喀布尔周报》的一篇报道写道,“十分明显,阿富汗政府不仅是对那些种鸦片的人不错……而且它还出于政治考虑而反对美国的(禁毒)计划。政府认为,它可能丢掉在鸦片种植量最大的南方省份的影响,当局担心失去它们的选票。要知道,这些省的鸦片生产在增长,而其95%以上的居民都会投卡尔扎伊的票。”^[10]腐败是毒品生产和扩散的巨大动力,毒品集团只要行贿,就没有办不了的事。而毒品交易又为行贿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只要有行贿的目标,就不愁没有钱。在阿富汗,毒品和腐败已经成了共生体。

大量事实说明,与阿富汗毒品经济相关的腐败问题体现在政府组织的各个层面,从普通警察到议员都有可能从毒品活动中受贿,法律的效力被侵蚀,农民定期向警察和禁毒人员行贿已成为惯例。交易者提供消息称,在托尔哈姆(Torkham)和贾拉拉巴德(在喀布尔以东约150公里)之间有15处检查点,他们每经过一个都要交纳10到100美元。其他边界上的站点也有类似规定。在东部一些边界省份,地方官员对每辆过境的卡车都非法征税。腐败问题成为鸦片从阿富汗到欧洲和中亚供应链上的润滑剂。在阿富汗这个源头国家,官员受贿后,自然会放松对鸦片的清除,并给非法运输提供保护,而且向毒品贩运者保证免究其责。2008—2009年,只有10000公顷(占种植面积的4%)的鸦片苗被拔除,仅截获了2%的毒品,主要的贩运者几乎都没有被判刑,腐败问题是造成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在阿富汗南部,塔利班的支持率越来越高,人们用投向塔利班的方式对抗腐败和犯罪。其他中转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官员把保护毒品贸易视为个人致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另外,美国在阿富汗禁毒问题上的表现也可以视为一种变形的腐败行为。美国政府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时期和后来的反恐战争中,都没有对毒品生产和贩运给予关注。尽管美国禁毒机构对在阿

富汗禁毒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态度,但军方认为这不是它们的任务,禁毒是在反恐战争取得胜利之后的事,曾多次发生军方拒绝对禁毒行动提供支持的情况。2005年12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在访问阿富汗时说,多国部队的任务是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并搜剿塔利班运动的领导人,根本不提禁毒的事。美国禁毒署副署长安东尼·普拉西多说“清除鸦片田应该小心谨慎,要动脑子,以免因为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而又制造了另一个问题,把人们推向塔利班或者其他的起义组织。”这句话可以解读为,如果惹了那些种鸦片的人,他们第二天就会投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继续种自己的“草”,而让美国大叔们去建立“民主”吧^[11]。这与美国积极参与哥伦比亚等国的禁毒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哥伦比亚的毒品威胁了美国,而阿富汗的毒品没有,在此问题上,美国实际上采取了双重原则。大家都知道,美国有最先进的卫星侦察和航拍技术,阿富汗鸦片种植情况它比谁都清楚,它若参与禁毒,效果显然会好得多。

一个有趣的现象引人注目:据中亚毒品问题专家克尼亚泽夫研究,阿富汗毒品在欧洲的一些扩散中心是与美国军事力量的部署地点相重合的,首先是科索沃“邦德斯蒂尔”(Bondsteel)基地,还有位于德国境内的比特堡、申巴赫、拉姆施泰因、哈恩、茨魏布吕肯和施潘格达勒姆,及美国在西班牙的莫龙-德拉弗龙特拉空军基地和罗塔海军基地等^[4]。这是否属实?由于什么原因?应该进行研究。还有,一些官员通过放松对毒品的追查换取情报,或者消除人们对他们行动的反对。例如,在与巴基斯坦的交界地区,多国部队的官员有时会默许毒品贩运,目的就是获得情报、赢得支持^[12]。

多年来,美国与阿富汗政府一直没有制定统一的禁毒战略,各行其是,这也降低了禁毒行动的效果。这中间,卡尔扎伊总统的态度令人费解,他反对从空中清除鸦片(即用飞机喷洒除草剂),他说,这会使人错误地把它当成天上撒下的毒物,会导致起义,使他失去权力^[10]。以上种种情况使我们认为,腐败和美国的三重原则,是阿富汗毒品久禁不绝的关键因素。

(三) 毒品问题与部族

阿富汗南部的部族在毒品贩运和极端活动中都发挥了作用,这更加丰富了极端势力和毒品经济之间关系的内容。在阿富汗南部和中部,极端势力、部

族联系和毒品交易现象交织在一起,并且蔓延到了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从2005年起,这一地区的极端活动明显增多,被极端势力控制的区域也扩大了,尤其是在巴阿边界的普什图部落地区。边界地区的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为毒品交易提供便利。巴基斯坦、伊朗、中亚国家,甚至更远的区域如波斯湾,都有条件让毒品贩运活动顺利开展。贩运者和极端势力利用哈瓦拉(Hawala)把赚到的钱投放到世界范围内且不受侦查^①。2007年,一些有影响力的部落开始种植鸦片,受它们控制的地区,人们对拔除鸦片的行动持非常强烈的反对态度。普什图地区的黑手党通过灰色经济机制与塔利班一起参与到毒品活动中:在巴基斯坦,是控制着交通贸易路线(中心在俾路支省的奎达和杰曼)的几大部族;而在阿富汗,则是几大鸦片运输的团伙,它们将贩运贸易拓展到伊朗和其他与阿富汗相邻国家的边界地带。曾经,正是这些黑手党首先拨款给塔利班用于把杰曼一坎大哈地区的秩序整顿得对他们的活动有利^[4]。在尼姆鲁兹和法拉,部落成员要么越过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的边界,要么越过阿富汗和伊朗的边界走私物资,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中很多人拥有三重国籍,为走私提供便利。

(四) 毒品贩运与毒资流动

阿富汗生产的鸦片首先运往其邻国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在2009年,其中40%(150吨)到达巴基斯坦后转运到伊朗、印度、非洲、美国、加拿大、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此美国将巴基斯坦划入主要的毒品中转国。另有约30%和25%分别进入伊朗和中亚国家,中亚在阿富汗毒品的贩运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主任科斯塔说,“过去的丝绸之路,已经变成了海洛因之路,这个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又不安稳的地区正逐渐沦为死亡和暴力之渊”^[13]。还有一小部分(约5%)走私到印度。“巴尔干路线”是欧洲市场的主要供应线,从伊朗出发经土耳其(它是这条路线中间一站)到达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在2009年,110吨来自阿富汗的海洛因中约80%通过这一路线运输。途经中亚(北线)进入俄罗斯的海洛因大概为75~80吨,其中2/3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海洛因需求量快速增加,成为更重要的毒品消费国而非中转国,从俄罗斯运往欧洲的海洛因并不多。阿富汗的海洛因从2000年开始经巴基斯坦和中亚运往

^①哈瓦拉是一个非正规的汇款系统,主要存在于中东、非洲北部和东北部及南亚,与其他资金流通体系不同的是,它的信任基础是家族或亲属关系。“9·11”之后,美国政府发现哈瓦拉被一些人用来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现在占中国鸦片市场25%的份额。阿富汗毒品在中转过程中被截获的量并不多,2002—2007年间,仅截获总量的1.3%。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贡献较大,每年分别截获这其中的20%、17%和18%。

毒品贩运者不只是把毒品运出去,他们还带回合法的商品并出售。据说崎岖的杜兰线上从来不会有空货车通过,这是他们使其活动合法化的幌子,也是把毒资注入常规经济的重要手段。在阿富汗,合法交易和非法交易的界线非常模糊,很多人既参与合法的商品贩运活动,也介入非法的走私,有些人即使主要从事正规的贸易活动,也会或多或少有非法交易背景或从中获利。因为一些供给线和运输系统被犯罪团伙控制,商人们不得不靠贿赂与之保持良好的关系来保证正常贸易顺利进行。2008年10月,一个名叫哈吉·朱玛·汗的重要毒品贩子被捕,他同时是阿富汗南部最大的丰田车进口商之一,在阿联酋还有自己的电子产品进出口公司。哈吉·巴沙尔·努尔扎伊是阿富汗最有名的轮胎进口商,也得生意之便贩卖毒品,2005年他在纽约被捕。交易者使用的另一个洗钱把戏是,他们在协约中故意把交易金额写错,逃过官方的检查。例如交易的毒品价值5万美元,他们就会把本来价值20万美元的常规商品写成25万美元^[5]。

三、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发展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鸦片早已成为加剧阿富汗国内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贩运和交易也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2006—2009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累计比市场的需求量高出12000吨,足够全球毒品吸食者消费两年以上。剩余的鸦片被囤积在阿富汗边远地区或其邻国和贩运线上的国家。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导致鸦片过剩的一个经济原因,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故意囤积,为其谋取资金做长远打算。阿富汗和国际社会在禁毒工作上取得了不少成果,每年都会开展多次行动,抓捕毒品贩运者和参与毒品走私活动的极端、恐怖分子,拔除鸦片苗、烧毁鸦片,但是与总量相比,每年拔除的鸦片苗所占比例很小,截获的海洛因也只是一小部分。从2010年对农民进行的种植鸦片的原因调查来看,因鸦片价格高而种植鸦片的人数比率高达47%,解决温饱问题、改善生活条件和投入—产出更划算另外三个主要原因,而停止种植鸦片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禁止(接受调查的人中有25%这样认为)、违背伊斯兰教义和产量低。因此,阿富汗农民种植鸦片的动因主要是经济利益,这与极端、恐怖势力介入

毒品活动的原因基本一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量在过去两年里有所减少,但如果将分析的时间段拉长则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是不稳定的,且从2007年以来,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与毒品问题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活动不停止,毒品问题就得不到解决。阿富汗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农民不愿停止种植鸦片,塔利班更不会主动放弃从中获利的机会。这些因素相互促进,使阿富汗禁毒前景暗淡。从阿富汗的重建来考虑,重建模式尚不明确,但不论阿富汗的未来如何发展,毒品问题都是重建过程中的一大障碍^[14]。

从目前阿禁毒形势来看,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从国内努力:提高政府效能,加强禁毒机构的力量,反对腐败;努力控制塔利班,包括与之谈判;加强对农民的宣传,积极推广鸦片的替代种植,等等。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这可能是一段时间内更有效的办法。

国际合作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如联合国、欧盟、欧安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这些合作已经在进行,但应进一步深化、具体化。第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与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合作。事实表明,周边国家是阿富汗毒品输出的最重要的通道,但在这些国家截获的毒品并不多,说明截流的第一步就没有做好。周边国家截不住,毒品就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更加分散,更难收缴。第三,与周边国家之外的毒品消费和转运国的合作。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是阿富汗毒品最主要的受害国,现在,它们已在消减阿富汗毒品方面作出了越来越多的努力,美国也开始有所表现。2010年10月28日,美国和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在阿富汗实行的联合打击毒品行动结束。据俄联邦禁毒署署长维克多·伊万诺夫说,这次行动是由俄罗斯方面提供的情报,多国部队提供了9架直升机,参加行动的有俄禁毒署,阿富汗内务部,以及美国的特勤人员。行动地点在楠格哈尔省距巴基斯坦边界数公里处,摧毁了4个生产毒品的实验室,收缴海洛因约900公斤和大量毒品生产设备。行动结束后俄方表示了继续合作的意愿^[15]。无疑,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希望这一合作能继续进行。如果美、俄等大国在阿富汗禁毒问题上积极合作,无疑会使局势明显改观。

总之,对于阿富汗毒品的国际市场来说,断其源是治本之道,而对阿富汗来说,失去了市场,也就没有了毒品生产的动力;阿富汗毒品问题已经国际化,

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广泛合作; 合作既要在阿富汗境内进行, 也要在境外开展。只有这样, 阿毒品问题才有可能解决,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 考 文 献

- [1] НАРКОМАНИЯ,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 И МЯТЕЖНИКИ [EB/OL]. [2011-02-21].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Afghanistan/Executive_Summary_russian.pdf.
- [2] Afghanistan and Narcotics: Opium Poppy Cultivation Trends [EB/OL]. [2010-11-27]. <http://www.parliament.uk/briefingpapers/commons/lib/research/briefings/snua-05025.pdf>.
- [3] Afghan Opium Production Halves in 2010 [EB/OL]. [2010-09-30]. <http://www.unodc/en/frontpage/2010/September/afghan-opium-production-halves-in-2010-according-to-unodc-annual-survey/html>.
- [4] Князев А. “Северный маршрут”: наркокриминальная компонента в странах Ц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афганс – кого нарк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EB/OL]. [2010-12-22]. <http://www.russians.kz/opinion/print:page.1,995371-severnyjj-marshrut-narkokrimalnaja-komponenta-v.html>.
- [5] Gretchen Peters. How Opium Profits the Taliban [EB/OL]. [2010-10-20]. http://www.usip.org/files/resources/taliban_opium.1.pdf.
- [6] 伊斯兰研究课题组. 阿富汗为何沦为“毒品恐怖”国家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0 (2): 2-3.
- [7] Shahin Eghraghi Hekmatyar. The Wild Card in Afghanistan [EB/OL]. [2011-01-27]. 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FA07Ag01.html.
- [8] Коррупция — благодатная почва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наркотрафика [EB/OL]. [2011-01-25]. <http://www.easttime.ru/allanaltic/127.html>.
- [9] Афганистан: список коррупционеров возглавили главы МИДа и МВД [EB/OL]. [2011-01-25].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id=13657&mode=snews>.
- [10] Является ли Афганистан нарко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 0.4mm? [EB/OL]. [2011-01-26]. <http://www.antidrugfront.ru/publications/006/print-1.html>.
- [11] Почему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е трогают афганских наркобаронов? [EB/OL]. [2011-01-27]. <http://www.vesti.uz/power/article/21171>.
- [12] Afghanistan: Reports of Record Year for Opium Yield [EB/OL]. 2007-10-08. [2010-12-26].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7/oct2007/afgh-o08.shtml>.
- [13] World Failing to Dent Heroin Trade, U. N. Warns [EB/OL]. [2011-01-29]. <http://articles.cnn.com/2009-10-21/world/un.heroin.trade>.
- [14] 马凤强, 郭卫东, 惠慧. 中亚热点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1): 54-55.
- [15] Россия и США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впервые оказались вместе [EB/OL]. [2011-01-16]. <http://www.rian.ru/politics/20101029/290514183-print.html>.

Opium Production and Drug Proliferation in Afghanistan

YANG Shu ZHANG Xue-ning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Afghanistan is the world's biggest opium grower and supplier. The year 2010 saw a relative decrease of opium production but a quick rise of opium price on the market.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Taliban extremists and terrorists are the most active, have the biggest drug output. This problem i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the existence of the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corrup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ribal conflicts.

Keywords: Afghanistan; opium growing; drug traffic; terrorist organization

(责任编辑: 寇 甲)